



朱马拜·比拉勒 著 阿里 译 作家出版社



朱马拜·比拉勒 著 阿里 译

作家出版社

光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光棍/朱马拜·比拉勒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5.4
ISBN 978-7-5063-7993-9

I. ①光… II. ①朱…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93047 号

光棍

作 者: 朱马拜·比拉勒

责任编辑: 陈晓帆

装帧设计: 视觉共振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175 千

印 张: 16.5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7993-9

定 价: 33.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开篇祷文

“有一种长生不老草，可以使一万八千种生灵中最具智慧的人类长生不死。而这种草生长在不曾被人践踏的戈壁深层地底下，那里既不透风，也没有水分，是一个远离各种气味的狭小的七十年未育雌蛇的洞穴。那草形如花楸叶，像动物脆骨一样无色无味。而那个洞口常有七年未育的雌喜鹊来拉屎……”

把手伸向六层天穹的强人啊，如果你想长生不老，就窥视那个空胎喜鹊的行踪吧！

壹

一个像皇宫里的舞女一样美貌的姑娘，突然失踪了。那天，姑娘的妈妈把女儿打扮了一番之后，为图吉祥，又把自己因为怕妯娌们讨要而压在箱底几十年、分量很足的银手镯戴到女儿的手上，才打发她出门的。他们家门口只有一条崎岖得肥牛行走都很困难的单行小路，路的一侧是看不到底的峡谷，姑娘是去谷底小河里挑水的，过程就这么简单。家人在小河边只看到了倒在地上的两只桦木水桶。那个有毛绳提带的圆肚木桶明白无疑地告诉家人，他们的女儿曾来过这里。可是人呢？被水冲走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河不要说一个偌大的人，就是一只弱小的初生羔羊也冲不走，它仅仅是一条山涧小溪流。尽管这样，家人和乡亲们还是顺着小溪像寻针一般把河边淘金者所挖过的大小坑、坑道以及沙石堆，还有石缝山洞、山鹰盘旋处、乌鸦喜鹊聚集处找了一遍又一遍，都没有找到姑娘的任何影子。

家人向公安部门报了案，在报纸杂志上登了寻人启事，四处派人打听姑娘的行踪，凡是能想到的办法都用到了。姑娘的父亲因此消瘦得成了皮包骨头；母亲成天哭着不思茶饭，

没有睡眠，最终患上了癫痫病，三天两头抽风昏厥；兄弟姐妹们也因此愁容不展，亲戚们感到颜面尽失。

苦苦寻找了三年之后，传来消息说姑娘在遥远的南方，在香港的某个国际大酒店老板的手上。于是，他们托人与那个老板联系上了。老板回话说，姑娘是从一个国际美女进出口公司买来的，他愿意放姑娘回家，但是，必须要几百万美元的赎金。无奈的家人卖掉了家里仅有的三百只羊、近五十头大畜，还有两处冬牧场的使用权，还是没能凑够那笔巨额赎金，父亲只好为了女儿不顾颜面，到处伸手祈求施舍捐款。

卓拉曼是城里一家著名杂志的主编。他也为寻找那个走失的姑娘尽了自己的一份力，在杂志上无偿刊登了说明姑娘身高长相、走失时所穿衣服、走失时间地点之类的寻人启事。这天下午，他又在办公室接待了乞求捐款的似曾相识的那个父亲，向来人表达了自己的深切同情，并力所能及地捐了款。也许，这位父亲被卓拉曼的慷慨相助所打动，向他诉说了自己的痛苦及乞求捐款中所遭遇的冷面孔，还有因此给很多好心人带来麻烦而感到内疚的心情。卓拉曼看着这位历经三年为寻找女儿饱受痛苦，不到五十岁就已经满头白发、瘦骨嶙峋的汉子没有要离开的样子，就索性领着他去了一家饭馆。在这大千世界里，有一种人，因为受了委屈心里憋得难受，总想找人倾诉一番。即使是萍水相逢的人，也愿意打开自己的心扉，不管对方愿不愿意听都会叨叨个没完。卓拉曼一边吃饭一边漫不经心地听着这位不幸父亲的诉说，傍晚才走上回家的路。当他刚走进像断股的旧麻绳一样狭窄破烂的一条小巷子的时候，发现前面有一群人在打架。

卓拉曼所在的这个城市，坐落在遥远的边境线上，像为

了制作羽毛毽子被调皮的男孩们一把捉住剪了尾羽的公鸡的尾巴尖一样的偏远地方。城市的一边紧挨着一条流向国外的大河，自从一年前开通了水上国际贸易交通航道之后，各地的人就像无数苍蝇涌向一小块丢弃的淋巴肉一样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都想争得一块外贸的地盘。于是，这里成了他们争夺利益的战场。来这里落户的几大财团分为“南方”“北方”两大利益集团，他们垄断了这里的进出口贸易。当然，他们之中又有很多小团体。几个月前，一个大财团老板的家里闯进一伙人，他们洗劫了屋里的金银财宝不说，还往已经被杀死的主人身上浇上汽油放了一把火。

卓拉曼傍晚遇到的这场混战似乎与那次的事件有关。一位本地游牧民出身的瘦弱市民吐出含在嘴里的纳斯烟说：“上次一个四川老板被杀，一个山东人骂四川人是‘侏儒’，所以，怀恨在心的四川人这回先动了手。”

一时间，小巷被喇叭齐鸣的大小汽车、突突地吐着黑烟的小四轮拖拉机挤得水泄不通。相对飞舞的砖块、石子、铁棒、酒瓶像雪片一样铺天盖地。最可怕的是那种空心铁柄内只要摁一下小按钮就会弹出带着铁链的梭镖头一样的利器，还有能掷出一绳远的飞镖等暗器。棍棒的击打声、呐喊声、伤者的痛苦呻吟声交织在一起，使人不寒而栗。撕破小巷傍晚宁静的厮杀声持续了煮锅奶的工夫，惊动了公安部门。但是，待警察从几里远的地方鸣着警笛赶到时，当事人早已不见了踪影。小巷土路上能淹没靴子头的松土上，只留下了一坨一坨黑红的血块。

俗话说“打架者免不了吃棍棒”，在这种情况下，当地的居民一般都会躲得远远的。因为，农民地里的农产品、牧民

畜群的畜产品还要仰仗这些街头勇士才能够交易卖钱。眼下，这一带远近闻名的富人的财富，有一个算一个，都不是凭自己诚实的劳动积累的。那些当地人却因为满足于一时的果腹，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卓拉曼为了自身的安全，绕到另一条巷子回了家，但是，做了一夜的恐怖梦。

在梦里，他见到了外公。他从未见过外公，只是在五岁那年，他割礼后，爷爷为了给他消磨时间像讲故事一样讲了他外公的一些事。

梦中的外公，就像爷爷讲的那样，往一块干马粪上念了咒语之后，藏到一户人家的毡房防风带下。那家的女人平时厌恶丈夫，这下便立马像新婚之夜那样搂着自己男人不放了；有个人的牲畜被盗后求外公帮忙，他就燃烧已经念了咒语的神圣的狼腿筋，那个盗贼的腿就马上抽筋倒地不起了；他呼唤雄驼精灵，就刮起一股强劲旋风，自家房屋的大梁和椽子甚至柱子都摇得动了起来；当他招来狼精灵的时候，自己就变得像青面獠牙的饿狼，一口就咬断了牛脖子。然而，从没有谋面的外公见到卓拉曼以后，却用魔术召唤来了卓拉曼小时候爱听它唱歌的灰山雀，然后把它放在他窗前的屋檐下，对他示意“你喜欢的小鸟来了”……

卓拉曼至今还是单身，他独立于一大家人，单独睡在一间小屋里。被自己急促的心跳闹醒的卓拉曼，静静地躺了一会儿才平复了心跳，也清醒了。他心想，自己从没有见过面的神秘的外公，仅凭爷爷所讲故事的一点影响，来到自己的梦中，也许是一个好兆头。于是，他坐起来伸手抓住电灯开关的拉绳，可拉了几下也不见灯亮。失望的卓拉曼向窗外看了一眼，窗外传来了这一带常刮不懈的强劲东风的呼呼声。

卓拉曼立刻明白了电灯不亮的原因。是该诅咒的劲风把拉在歪歪斜斜的电线杆上的七拼八凑的旧电线的接口拉开了，所以，先前还在闪烁着的、上面满是苍蝇屎的灯泡这阵子不亮了。

这一片旧平房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在政府的总务部门，但是，除了有人按时收取房租和水电费用之外，住宅的保障状况却没人过问。以前这里连电也没有，为解决用电问题，卓拉曼给政府的库管员，也就是给那个从不买一两肉、全靠家里养的一大群兔子解决吃荤需要的女人送了半袋子麸皮之后，从库房要来了两捆电线。但是，虽然电线外包装上标有“一百米”，可实际长度只有八十米。显然，是厂家欺骗了商家，商家又欺骗了买家，最终受害者是消费者卓拉曼。电线的不足部分，卓拉曼只好借了东家要西家地凑了一些旧电线接上，总算把电拉上了。所以，这里的电路三天两头出故障，只要一刮风，家里烧火用的鼓风机、电视机、洗衣机都不敢用。

这还不算什么，还有比这更严重的。两年前的一天，上面一位首长十几辆警车的保护下来到工人俱乐部，在大礼堂给众多干部作指示的时候，整个城市供电系统像犯了抽风病一样突然断电，麦克风不响了。惊得躲在幕布后面的首长警卫员一个箭步跳到台前，护住了首长。台上其他领导也乱成了一团，台前幕后忙了十分钟之后，才恢复了供电。虽然电力系统的领导第二天就被撤了职，但是，城市的供电问题却未见好转。别说这片平房区，就是卓拉曼工作的整个城市的中心所在的那栋机关高楼的电，也时常玩藏猫猫游戏。据说，根本原因是整个电力系统的设备老化所致。所以，市民家里都备有蜡烛、煤油灯，以便在停电时点上，在烟雾缭绕

的灰暗中继续自己的生计。卓拉曼所在城市的这片旮旯里的住户、厂房和大小商铺都和他一样，经常要拿木杆捣电线杆接头部位才能用上电。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这城里生活的人口中，像卓拉曼这样的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只占一成，九成是不断流动的人口。这些人就像吃完眼前土地上的草之后飞到另一片草地上的蝗虫一样，没有长远居住的打算。所以，就没有掏自己腰包改善供电设施的那份心思。而卓拉曼这样的本地人却像边缘草地上的马，一有风吹草动，膘情不差的就跑到不远处灰蒙蒙的山那一边，留在原地的只有那些瘦弱不堪的羸马。上一次，在捣电线接头的时候，卓拉曼差点出事故。那天，天气突变，又是风又是雨，在卓拉曼庇护中拖儿带女的一家人没法做饭了，因为烧火的电鼓风机突然哑火。正中午时分，吃不上饭不行。刚放学回家准备做饭的懂事的侄女很腼腆地看着叔叔卓拉曼没有说话，但是，卓拉曼明白了姑娘的意思。她要是不做饭，首先是寡妇母亲下班回来后会埋怨她，然后是弟弟妹妹也会吵闹。家中老实又懂事的这个姑娘是这家人的出气筒，卓拉曼很喜欢也很同情集女人所有优点于一身的这个侄女。于是，卓拉曼从窗前凉棚上取下上房泥时用用来提泥桶的、一头有铁钩的长木杆，把自己怀疑出了问题的电线接头处捅了一下。这一捅不要紧，他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啪”一声甩出了老远，然后像患了转头疯的羔羊一样趴在小水沟里扑棱着腿起不来。好在他刚才因为下雨换上了胶鞋，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卓拉曼的避风港就是这样的德性。而他所在的那个大机关所属各个处的工作人员虽然也住在公房，但是他们都是站在上风头能从六道岭外就能闻到水汽的、总吃嫩草尖的山羊

一样机敏的人，所以都住楼房。而他卓拉曼却像跟在山羊群后的一只绵羊羔一样，总是踏不上节拍，落在别人的后头。要不，一个大机关的理论杂志的唯一主编，怎么会是这个待遇呢？也许，是他书生气太足、不太合群的缘故吧。

大机关里的大多数单位都是行政领导部门，所以那里的人们无论是工作、还是衣食住行都和领头羊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每盖一栋住宅楼，最好的单元最好的楼层还有最宽敞的房子都是处级领导的，而他们的周围依次是处长们的左右手，也就是科长和一般干部的。而处在郊区、没有通水暖没有柏油路的偏僻平房区早已被那些人忘得一干二净，甚至连正常的维修费也不再给了。

梦见了从没见过面的外公，醒来后又拉不亮电灯后，卓拉曼不再拉开关，在黑暗中坐了一会儿，待东方发白就下了床。他睡的是一张旧铁床，床板不是木板而是编织的铁皮条。由于铁皮条已经凹下去，睡觉很不舒服，起床后必须缓一会儿才能舒展开四肢。他摸黑小心翼翼地 from 床内侧墙上钉着的多头挂钩上取下衬衣穿上以后，两只手不停地摸着前胸放不下来了。原来，在系扣子的时候昨天才买的衬衣的扣子一个接一个地都掉在他手上了。现在，很少能见到为家人的衣服而拿针线的女人了，可是买来的这现成的衣服就这么个状况，上衣掉袖子，裤子烂裤裆，真让人没办法！

在灰暗中，卓拉曼从墙角处的皮箱里又拿出了一件衬衣，穿好衬衣后，脚上穿了一双塑料凉鞋，走出了屋子。

远处高山半腰上，有一块像羊肚子上粘着脾脏一样的黑影在游动，而眼前这片洼地上的那条干河床上空漂浮着浓浓沙尘，脚下弥漫着不知是雾气还是烟尘的灰色气体。

貳

别人把为同床共枕的爱人和摇床上的孩子，换句话说为自己的家庭的生计而忙碌，作为哪怕是一时的乐趣和依托。但是，卓拉曼的所有乐趣和依托却是像波涛汹涌的流水般奔腾、光一般变幻莫测的幻想，还有漫无秩序的思绪，除此之外他一无所有。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知识分子成了诸多政治运动的牺牲品，而他们大都受害于自己的那些幻想要“建立没有剥削阶级和阶层社会”的亲戚，还有父亲、妻子、子女和最要好的同志。幸好，卓拉曼没有那样的亲戚，只有深藏不露的内心世界，换句话说就是在头脑中萦绕不去的幻想之鸟保住了他的生命。至今为止，他的所有的依托、生存的伴侣、精神食粮仍然是胸腔内奔流不息的思想之河。此时此刻，这条思想之河开始漫过河堤另找河床了。

卓拉曼为了伸展筋骨在破晓的朦胧中走出了门，却无意中惊扰了小河边的一对男女。当他在矮小的院墙内侧小便完，一不小心又咳嗽了一声之后，看到不远处河边草坪上有一对恋人顺河走了。看得出那姑娘有点紧张，慌忙走进了隐蔽处，而那个男人却恶狠狠地朝后看了一眼，不情愿地迈着沉重的

步子，摆出了一副护着面前腐肉的公狗架势。真是的，在全城人还在沉睡之际的偌大的世界里，这对蝴蝶偏偏要落在开阔的草坪上“采蜜”。

三十年前，他卓拉曼也曾像那位男人一样，有过护新鲜嫩肉的经历。但是无情的命运却把他们隔开了。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全国人民勒紧裤带，向苏联还债的困难时期，新疆大学学生的生活不再是白面馒头、酥油奶茶，丰盛而花样繁多的一日三餐，取而代之的是早晚两餐的玉米稀粥、午餐的一小块高粱面黑馒头和一小碟水煮素菜。那时，除了饿肚子，最难受的是便秘，厕所里刺耳的痛苦叫声不绝于耳，营养不良造成的浮肿在学生中蔓延。尽管那样，化学系的一帮美女还是没有忘了搞小聚会，她们从各处搜刮来食品在宿舍请客，向她们心中的白马王子献殷勤，用精神的满足来填补腹中的空虚。有一天，毕业不久已是省报小编的卓拉曼，就在女生宿舍认识了一位舞步飘逸而潇洒，但心事重重的枣红脸美女。在轻歌曼舞中他问姑娘为什么要用愁容来掩盖自己的美貌，落落大方的姑娘虽然起初有些难为情，但还是向他打开心扉诉说了自己的难处。原来，姑娘的家人要出国定居，父亲不顾姑娘拿到即将到手的毕业证后再回去的要求，一再催促她快回家，与家人一起出国定居。于是，原本不相识的两个年轻人相互说着知心话，走出宿舍，来到了林荫小道上。在第一个发现她心事的小伙面前，姑娘流下了强忍多时的，因难舍自己熟悉的家乡父老、竹马友人，同时对自己前途感到渺茫而担心的眼泪。姑娘向他表达了自己关心的感谢之情之后，又诉说了一个弱女子在无情命运面前的无奈和无助。她的父亲原是一个地区的行政专员，现在

已经过了花甲之年。父亲年轻时候曾是阿拉木图一个部级行政单位的干部，一九三六年，苏联政府清除“托派分子”的时候，在内政部工作的一个朋友要他赶快逃跑，否则有被捕的危险。因此，他连夜找了一匹马逃出了阿拉木图，经过十天的艰难潜逃，才越过边境来到了中国。现在听说那边的政治稳定，经济发达，所以有了落叶归根的行动。

姑娘一方面担心自己的学问与国外同龄人有差距，另一方面至今还没有找到自己中意的心上人，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国外更难解决自己的终身大事，所以，对出国的事自然也就不太情愿。但是，由于姑娘已婚的兄长不愿意弃家与父母同行，决意要留在不愿去国外的妻子身边，所以，他的父母无论如何也要带走唯一的女儿。因此，处于两难境地的姑娘就像急于寻找避身灌木丛的山鸡一样，每周都要找卓拉曼约会。

两人频频约会的结果使姑娘如愿以偿，卓拉曼落入了她的手心。原本就对当时多事的环境感到厌倦的卓拉曼，已经有了不顾多病父亲而随姑娘另择他处的念头。但是，公安部门没有批准他随外国侨民出国的申请。之后，卓拉曼发现自己已经被人盯梢，于是，他处心积虑寻找逃离险境的途径，但没有奏效，最终他还是哭别了那个姑娘。一年之后，卓拉曼收到了远在男多女少国度的姑娘发来的邀请函。正当他竭尽全力要办相关出国手续的时候，就像因为芝麻大一点的琐事而不顾多年友情的多疑邻居间翻脸一样，卓拉曼的国度与姑娘所在国之间的关系，由小摩擦变成了势不两立的敌对关系。而仰慕他国的那些人，自然也就受到了排挤。

已经失宠的卓拉曼的顶头上司，为了明哲保身，无限放大手下一批知识分子平时的玩笑言论和生活当中不足挂齿的

行为，加上上纲上线的评语，整理了很多材料，仅卓拉曼的案卷就足有一拃厚。最终，卓拉曼被判处十年劳教。严酷的命运就这样，把他和他的最初恋人强行拉到了异国两地，而这又成了别人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有力口实。更不幸的是，每年至少给他寄一次钱和粮票的靠山突然倒塌了，首先是被划分为上中农成分的父亲在监督劳动中去世了；在卓拉曼即将出狱的时候，他唯一的兄长也因车祸遇难了。因此，出狱后卓拉曼不得不承担起了照料靠少量抚恤金维持生计的兄长身后的诸多子女和寡嫂的重担。自从被定为“冤假错案”彻底平反，并安排工作到现在，光棍卓拉曼的收入基本上都用在了这帮孤儿的身上。在这个家里，除了有表明他光棍身份的单独卧室外，其他方面他已经完全融入了这个家庭，他们像一家人一样，不分彼此。他和其他家长一样，要给家里卸煤，修缮房屋，冬天还要铲雪。有一次，嫂子感冒发高烧，他还曾用手推车送她去医院看过病。这一切，早已成了个别无事生非者嚼舌说卓拉曼和他嫂子怎么怎么的谈资。这些谣言不仅伤害了比卓拉曼大一轮且拖儿带女守寡嫂子的声誉，而且，招来了许多女人对卓拉曼的冷眼。男人女人之间的那点要死要活的事，还有缘分，完全取决于男人和女人的廉耻感和自制力，苍天可以作证，他与嫂子之间始终保持着无愧于亡人的、纯洁的叔嫂关系。

血色天空一角有些发黄，高大的白杨树和矮小的杨柳尖隐约可见波浪式的光影，大地已经呈现像变质的牛奶一样的灰白色。穿着轻便运动服的卓拉曼，被清晨河边的凉风吹得打了个寒战。他回望了一眼自己将要出去的院子，这座小院

的一多半被嫂子的住房占着，他熟悉的房屋窗户上闪烁着灰色的光，屋内传出了类似于关着一群小山羊的羊圈里的那种叫声。对生育不加限制的那个年代，嫂子从不让肚子闲着，生完一个孩子之后接着又怀下一个。所以这群兄弟姐妹的年龄间隔只有一岁，特别能吵闹。老大想管老二，老二又要欺负小的，母亲拿他们这些无知的捣蛋鬼一点办法也没有，不得不由着他们打闹。起初，嫂子总是趁卓拉曼不在家的时候，对他们这帮狗崽子用大嗓门或用棍棒说话，久而久之，她发现苍天并没有给她这个可怜的暴躁寡妇听话的儿女，所以，只好听天由命放任他们了。这帮孩子就像长了皮毛学会了走路、在洞穴里打闹的鼠崽一样无法无天，有时单打独斗，有时群殴，破碎的锅碗瓢勺和窗玻璃时常成为他们混战的副产品。而这一切，当然躲不开只有一墙之隔的那个老太太为首的、常来他们家串门的一帮邻居女人的耳目。于是，他们家的那些事经她们添油加醋后，几乎传遍了全城。

兄弟姐妹之间从起床叠被褥、打扫卫生，到三餐的准备，甚至从靠墙壁的碗柜中拿餐具、从炉子上取茶壶之类的微不足道的活，都要推三阻四吵个没完。吃过早餐姊妹六人都要去上学，他们的母亲也要去上班，要在清晨的短暂时间里完成那么多必须完成的家务，需要有效的纪律和一致的行动。他们的这种无休止的争吵，是低下的生活状况导致家庭成员觉悟低下的表现。

寡嫂每天至少提前半个小时上班，除了要给每个办公室送开水之外，还要打扫领导办公室和厕所，清洗走廊。最让她恶心的活是清洗痰盂，因为那个咳嗽不止早已过了六十岁还没退休的光头老汉，每天要往痰盂里吐很多像山羊胎盘液

一样的黏物。干完这些活之后，她就会抽空上街，去那个烤饅店提前预订够全家人吃一天的饅，有时要往店里送代烤饅的面粉，如果不这样，临时去买的话，有时连夹杂有老鼠粪和毛发的饅也买不上。尽管这家饅店不仅克扣面粉的斤两，而且加工费比面粉的成本还要高，但是，她不得不这么做。

一大早站在院门外的卓拉曼还没想完这些，就看到大侄女把今年即将高中毕业的二侄女从被窝里拽出来推进了厨房。晚饭后洗锅碗瓢盆是二侄女的任务，可是，老二昨晚由于作业太多而忘了履行自己的职责。要不是听到了卓拉曼有意发出的咳嗽声，大侄女可能还会对刚睡醒的披头散发的妹妹施与更重的暴力或辱骂。卓拉曼虽然是这一家孤儿寡母的靠山，但对这类事情已经见怪不怪，他快步走出院子来到了小河边。冬季有像样水流的这条河，一到夏季就因为农业用水而断流，河滩里只有大小工厂的令人恶心的排泄物。他顺河边走边做伸展运动，为跑步做预热动作。不一会儿，他停下了脚步，因为，他又碰上了他熟悉的那个黑脸老人。这位老人腋下夹着一把旧镰刀，身后背着装有新鲜树皮的编织袋子。把这一带河边林带破坏殆尽的这位老人是邻居，虽说平时没什么来往，但每逢春节都会煮好饺子备好酒，请卓拉曼去他家里吃喝一次。一到夏天，这个老汉就会趁天不亮来到这河边，用镰刀剥下河两岸前人栽的老柳树和榆树的皮，背回家喂奶山羊或者当柴烧。待来年那些被活剥了皮的树死后，他会在某一个夜里砍下树干扛回家，再卖给家具厂。逢人都在掠夺各种资源的这个年代，谁还有心管这些事。卓拉曼来这里也有十年了，在这期间，至少有半里地的树木成了这个老蛀虫的食料。